

後漢書

列傳

卅三

章帝八王列傳第四十五

范曄 後漢書五十五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傳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以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建為



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
崩始就國鴻生賀帝賀帝立梁太后下詔以
樂安國士卑涇相委鮮薄改鴻封勃海王委
委輸立二十六年薨是為孝王無子太后立
桓帝弟蠡吾侯悝為勃海王奉鴻祀悝蠡吾侯翼子
河間王延熹八年悝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
帝不忍乃貶為廩陶王食一縣悝後因中常
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帝臨崩遺詔
復為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

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悝恨不得
立欲鈔徵書而中常侍鄭蠡音立中黃門董騰
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悝交通剽疾也王甫司察
以為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熹熹平元年遂
收蠡送北寺獄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前使尚
書令廉忠誣奏蠡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遂
詔冀州刺史牧悝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
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悝悝自殺妃妾十一
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傳

相以下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悝立二十五
年國除衆庶莫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傳

平春悼王全

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

以建初四年封

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傳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

風平陵人也

昌文帝時為中尉以代卹功封壯武侯

父楊以恭

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

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楊二女皆有才色迎

而訓之未平未選入太子宮甚有寵肅宗即

位並為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

為皇太子徵楊為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

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

崩後竇皇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

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

北陽主東海王

疆外今兄弟求其織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

偵候也音丑政反廣雅曰偵問也

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

書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
祝詛以菟為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
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竇后諷掖庭
令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
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
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
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
主大義滅親况降退乎左傳衛石碻殺其子
厚君子曰石碻烝臣
也惡州吁加原預焉大今廢慶為清河王皇

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祚導達善性將成其

器蓋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儀禮喪服曰
慈母如母謂

妾子之無母父命妾養之故豈若嫡后事正

義明哉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貴人姊妹置

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風旨傳致

其事傳讀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

殺續漢志曰暴室署名帝猶傷之勅掖庭令

葬於樊濯聚在洛陽城北也於是免楊歸本郡郡縣

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

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楊爽志惟慄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比常共議私事後慶以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前書外戚傳也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末夜獨

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眾求索故事謂

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

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

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

前書音義曰中傳官者也

慶多岐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

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

衣冠待明

也分半

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

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

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
北遙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
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
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
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和
帝母梁貴人
常泣向左右以為沒齒之恨沒終齒
年也後上言
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詣
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
後蓋暹等皆為郎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

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

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詩小雅曰父
兮生我母兮

鞠我顧我復
我出入腹我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詩小雅曰
蓼蓼者莪

匪莪伊蒿哀哀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天生我劬勞詩國風曰
劬勞選

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懦仁弱慈戀
不決之意也懦

音仁充反東觀
記須留作宿留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

林騎各四十八後中傳衛訢私為減盜千餘

萬詔使察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

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

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訖減財賜慶及
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明年
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
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以宋衍等並為清河
中大夫續漢書曰中大夫秩六百石無負掌奉王使至京師慶到國下
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魯哀公與孔子言曰寡人生於
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事見孫卿子也
劉放曰正文到國下令寡人按文少一日字
仰恃明主垂拱受成垂拱言無為也尚既以
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蜀道也悲懷感傷蒙

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兢兢夙夜
屏營未知所立兢兢孤特也屏營彷徨也蓋聞智不獨理
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
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
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以殤帝襁抱
遠慮不虞襁以繪帛為之即今之繡音必衛反留慶長子
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祐為
嗣是為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
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捷為人

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嘉辭賦和帝賜諸王宮入因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傅母以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妹皆卒葬於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埤音婢欲乞骸骨於貴人家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瀆願乞骸骨

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日目尚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吊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旂有九旒天子制也太后使掖庭丞送方姬喪與王合葬廣立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年太后封宋衍為盛鄉侯分清河為二國封慶少子常保為廣川王子女十一人皆

為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
威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
子延平為清河王是為恭王寵即千乘王仇之子太后
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晉明聖
承天奉祚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
上皇宣帝號父為皇考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戾太子
事遇害帝即位追尊皇考立廟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
章不忘太宗謂繼嗣也左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宜上尊號曰
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

人追謚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
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
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
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
置令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皇考南頓君陵復以廣
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為甘陵大貴人又封女
弟侍男為涅陽長公主別得為舞陰長公主
父長為濮陽長公主直得為平氏長公主餘
七主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后女弟

小貴人印綬追封謚宋楊為當陽穆侯

今當陽

楊四子皆為列侯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為

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

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為清河國

郎中耿貴人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

襲封牟平侯帝以寶嫡舅寵遇甚渥位至大

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

○劉劭曰案文

少延平

子蒜嗣冲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為

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

蒜為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

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為禮官

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議立蒜而曹

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蒜由

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

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

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將至王宮司

馬門

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

曰當立王為天子嵩為公

嵩不聽罵之文因刺殺嵩於是捕文鮪誅之

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
殺立三年國絕梁冀惡清河名明年乃改為
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為耳陵
王安平德土河奉孝德皇祀是為威王理立
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
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為國人所執既而釋之
靈帝以親親故詔復忠國忠立十三年薨嗣
子為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以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傳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
石貴人年十三入掖庭壽以永元二年封分
太山郡為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
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
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
轉為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後
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為千
萬布萬匹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
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子節王登

嗣永寧元年封登第五人為鄉侯皆別食太
山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
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為濟北王
是為釐王釐音信也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
本初元年封次第猛為亭侯次九歲喪父至
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
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
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批沐體生瘡腫諒闇已
來二十八日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

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尚書盤庚之辭也言以道德明

之使競為善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也匱竭也類

善也永長也言孝子之行無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今增次封

五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

七年薨子鸞嗣鸞薨次政嗣政薨無子建安

十一年國除

○河間孝王開傳
河間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
郡為國延平元年就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

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為平原王奉懷
王勝祀勝和子子德為安平王奉樂成王黨祀
黨明帝子也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同政傲
很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吳郡沉景有彊
能稱故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
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為禮時立也問王
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
別○劄放日王不服案文少一王字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
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

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
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
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傳景因捕諸姦人
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文反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
寃獄百餘人政遂為改節悔過自脩陽嘉元
年封政第十三人皆為亭侯政立十年薨子
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
十八年薨子陔嗣陔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
為崇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徵濟

北河閒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以為
平原懷王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留在京師歲餘
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
鄧騭兄弟及翼云與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
闕覲神器懷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貶為都鄉侯遣歸河閒翼於是謝賓客閉門
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以封
翼順帝從之翼卒子志嗣為大將軍梁冀所
立是為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閒孝王為穆

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
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
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
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為平原王
留博陵奉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
貴人以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閒之蠡吾三縣
為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
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以河閒
孝王子封卒子長嗣劉汝曰安本紀長作養

卒子宏嗣為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為靈帝
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為孝元皇夫
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
長為孝仁皇夫人董氏為慎園貴人陵曰慎
陵廟曰象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閒
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常以歲時遣中侍持
節之河閒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閒安王
利子康為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贇嗣
建安十二年為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

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傳

城陽懷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濟陰為國立五
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傳

廣宗殤王萬歲以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為國
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傳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病

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無子
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奉勝後
是為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
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為平原王嗣安
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

其子孫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

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章

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

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

子河間多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

平原抱痼三王薨朝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

也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振振仁厚貌也音之

子孫振振考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

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夭秀謂成長也

景八王列傳第四十五

景公三派寧國路學正王

師道

校正

而平實... 師道... 校正... 景公三派寧國路學正王... 師道... 校正... 景公三派寧國路學正王... 師道... 校正...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范曄 後漢書五十六

張皓傳

子綱

張皓字叔明，犍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

時為太子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

元中歸仕，列郡。○制放日案辟大將軍鄧騭

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為彭城相。明

子彭城王求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家

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

見從詩審而平當也時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

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

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

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充字次

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為太子所

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

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

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

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

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

宣帝即位追謚太子曰戾於後壺關三老一

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園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逮及也太

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悟憐

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為歸來望

思之墓於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

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尚書臯陶陳九德曰

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宜簡賢輔就成聖

簡而廉剛而塞疆而誼也

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

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

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

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

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

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

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備之

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

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

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

等餘皆司寇

前書音義曰司寇二歲刑也輪作司寇因以名焉

四年

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為廷尉其年

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

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字而厲布衣之

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

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

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

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

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玉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

尋大漢初

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

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

官常侍不遺兩人近侍賞賜裁滿數金惜費

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

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
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人驕之而
復害之非愛入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言
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伏願陛下少留
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
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
位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
馬上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減罪者驛
惠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名見順帝紀唯綱弁
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

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前書

督郵侯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

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

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

肆其貪叨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甘心好貨

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

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

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左傳曰有無君之心

鄰陽謂蓋侯王長君曰太后佛書御京師震

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

竦御進也時冀姝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聞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

多肆貪暴二千石謂太守也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

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

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

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

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楊兗豫大兵

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彊弱非明也棄善取

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

也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

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

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聞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祭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相視也田疇子翁欲為吏者皆引召之入情悅服南列晏然朝廷論

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

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傳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爲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閔請見言曰聞之

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旣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閔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爲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列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

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亟急也音紀方反

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

記於商曰今日且聞下太尉王公勅令自實未

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敦樂藝文

不求苟得不為苟行前書曰揚子雲曰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為苟

得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為讒佞所構

毀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

極未有謂理訴冤之義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承天象極

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詣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

引決也纖微感驟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

罪不至重問大臣獻重故曰重問武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

上使五二千石辭問音義云大王公沉靜內

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

之名群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

解其過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為反諸公莫敢為言唯郎中袁盎

明絳侯無罪絳侯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寃馮

得釋盜有力也安陵人文帝時為郎署長上與論唐曰

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唐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文帝悅捨尚復官也時

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
言重信著指搗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
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
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五年以老病乞
骸骨卒於家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
發升薦仁入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
用即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
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則人競獻其能但有
能即獻動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

厚其功有才器必被收用用則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
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為為難乎

為為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
易而不為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
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
為也王曰不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
挾太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為長者
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
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為長者折枝甚
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
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
案摩也
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柳下惠姓展名
禽字獲食邑於
柳下謚曰惠臧文仲魯大夫姓臧孫名展本
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

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淳于長受稱于

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

方進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后姊子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

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

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史記侯贏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

柱下無朱文之軫也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為柱下史朱文畫車

為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棄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

永無朱文之轍也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

廉辭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

尚書令出為齊相齊王喜徵拜司隸校尉轉

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為稱坐事免官是時

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

庸功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

色禮記曰介冑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為尚書尋拜南

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

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覺穢

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

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

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
物若有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埋井夷竈豪右
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覽著之經
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史記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
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
盡之矣去其二面祝曰欲左左欲右石不用
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德至武王入殷先
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嘻音僖
去炮烙之刑列女傳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
于炭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
墮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臣賢
案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為西伯獻洛
西之也請除炮烙之刑
今云武王與此不同
高祖鑒秦唯定三章

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文帝時
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
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
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
為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為除肉刑卓茂

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京帝
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
臣為南陽太守視人如子其化大行仁賢之

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詩
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前書曰
高祖約法三章號為網漏吞舟之魚也然後

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迅其效甚

近也迂遠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

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

修身以明汚昭昭乎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政

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

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千里

里故曰侯甸南頓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

君以上四廟在焉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

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不

如行恩孳孳求姦表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

者遠論語子夏隨會為政晉盜奔秦左傳晉

將中軍且為太傅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史記

晉國之盜奔秦也王為西伯陰行善化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

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人界見耕者讓畔

少者讓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曰

吾所爭周人所取曷為取辱遂俱讓而還也

化入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啟諫更崇寬政

慎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

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

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
上儉不逼下禮記曰君子上不循道行禮貴
處可否之閒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不希

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則固言仲尼得奢儉之中而夷齊飢死是末操也無乃皎然自貴於

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

子利乎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叔敖為楚相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見優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

逢優孟言之於王封夫以約失之鮮矣論語之辭也言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

志孟子雖以不德敢慕遺烈後徵為長樂衛

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以水災策免明年

卒於家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以

文才知名粲字仲宜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填門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

太祖辟粲為丞相掾後為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聞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失觀人圍其粲為覆之其者不信以把蓋之更以它扇為之不誤一道年四

十卒魏志有傳

種嵩傳

種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

種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

種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

種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

種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

種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

種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

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嵩悉以賑卹宗
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者不與交
通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
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
得貴戚書今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
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遙
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
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
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

歆即召嵩於庭辭詰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
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
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
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官
官互爲請救事皆被寢遏嵩自以職主刺舉
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
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力又奏請勅四府
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殘
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嵩監太

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高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劉放日按文多一命字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高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高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

槃木唐敢印棘諸國

敢音側 畱反

自前刺史朱輔

卒後遂絕高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

冶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高糾發逮捕馳

傳上言而二府畏懼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

於高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

直或作宜高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

害冀因此陷之傳逮高承太尉李固上疏救

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高承之意實由縣

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群

起處處未絕。嵩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列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言各飾偽辭，隱匿真狀也。梁太后省奏，乃赦嵩承罪，免官而已。後梁州荒動，以嵩為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嵩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嵩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即將時遼東烏桓反。

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嵩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為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嵩為度遼將軍，嵩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嵩乃去烽燧，除候望。晝舉烽，夜燔燧。武紀解見光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延熹四

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
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涼邊人咸為發
哀匈奴聞嵩卒舉國傷情單于每入朝賀望
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
不就公車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
議即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岱
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
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

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

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植難進等輩皆已

公卿矣易屯卦曰槃桓利居貞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

典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隱公葬周禮盛

德有銘誄之文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又曰卿大夫之

雖未建忠效用而為聖恩所被遐邇具瞻宜

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頴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特南陽郡

後漢書卷之六

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為百姓所罵拂出逢
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
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為
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為太常李傕郭汜
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
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
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乎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大將
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

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
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
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

披披音芳

遂前賀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

亭夕陽亭在河南城西

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為侍中

卓既擅權而惡劭彊力遂左轉議郎出為益
涼二列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
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
殉國吾為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

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韜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於長平觀下長平陵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也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列

陳球傳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

祖父名父豐廣漢太守音豐音尾球少涉儒學善

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繁陽魏郡縣也時

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

而擯督郵欲令逐球擯擊也督郵不肯曰魏郡

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

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

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群聚寇鈔陸梁

荆部刈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

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暮月開賊虜消散而刈

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

陵零陵下溼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

掾吏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

任一邦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入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為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為勳家既謗徵詣

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劉放曰按廷尉何得言復當作徵字

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

南宮雲臺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及為中常侍曹節矯詔殺武蕃等

右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

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

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

報無言不酬大雅抑詩也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

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

馮貴人配祔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者中廟婦祔於其夫坊祔於其

姑也 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
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擗椒自隨謂
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
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
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
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
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
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
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

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
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
之望且馮貴人家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
尸魂靈汙染段熲為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家左遷諫議大夫且無

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
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寃
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
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
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

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為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戾太子衛子軒江充自殺武帝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閹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周易曰坤為母

且援立聖朝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為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以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為永樂少府桓帝母

右宮日永樂置太僕少府乃潛與可徒河閒劉郃謀誅宦
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
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
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
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
害而又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
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
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
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

出為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豎多耳
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為國棟梁傾
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郃許諾亦結
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
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
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等
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勢受取
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
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郃郃

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
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瑒瑒沛
相瑒子登廣陵太守竝知名謝承書曰瑒舉
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求漢元年就拜議
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兄子瑒字漢瑜舉
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齊北相瑒子登字元
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
有雄姿異略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
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
許汜與劉備竝在荊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
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
汜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
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
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
亂帝王失呵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

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
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
但上下牀之間
我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皓為廷龔糾便
倭以直為貴道二子過正埋車堙井張綱

王龔堙井孟子種公自微臨官以威陳球專
曰矯枉過正
議桓思同歸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寧國路學正王師道校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杜藥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范曄後漢書五十七

杜根傳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被也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絞急也永初元年，舉孝廉為

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
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
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
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
而載出城外根得蘓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
死三日日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
家保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其地
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為人傭力保
任而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
氏諫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

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
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
歸政坐控罪與根俱徵擢為尚書郎並見納
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
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
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
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
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
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為濟陰王翊世連

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為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為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北魏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藥巴傳

藥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神仙傳云。巴蜀道人。不修俗事。好道。順帝時。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

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

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

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禁

進之。劉放曰。立學校。案文當作學。効。雖幹吏卑末。皆課令

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幹府吏之類也。

千以下。置幹吏二人。郡政事明察。視事七年。

縣皆有幹幹。猶生也。

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列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房謂為房堂而祀於是祆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者於於是祆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神仙傳曰：特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船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神仙傳曰：巴

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嘆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會帝崩，營起憲陵，陵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左君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城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家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

狂警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為永昌太守以功自劾○劉放曰案功不可以自劾當是無功自劾少一無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傳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

勃之後陶為人居簡不脩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飢災異數見陶特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書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頰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

當天之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

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

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嘽嘽四牡瘠瘠征夫不遠嘽音

昌善反瘠音管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

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

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拾暴秦

之敝追亡周之鹿前書前通曰秦失其鹿以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

喻帝位也含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

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

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

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虐流遠近

利器謂威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

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

豹窟於麀場豺狼乳於春囿鹿子曰麀乳產也斯豈

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

又令牧守長吏劉攽曰案文今當作令上下交競封豕

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

詐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

之罪

說苑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也

死者悲於

窀穸生者戚於朝野

杜元凱注左傳曰窀穸厚也交夜也厚夜無長夜

也。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

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

前書賈山上書曰秦始皇進諛誂之

人殺直諫之士也

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

閹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

趙高為車府令與壻咸陽令閹

樂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

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

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

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

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

消鼎雉之災

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

周宣用申甫以濟夷

周宣王之子厲申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

厲之荒

申甫惟周之翰史記曰周孝王之

子變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行暴虐死于彘也

竊見故冀州刺

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

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列奉憲操平摧

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

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

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

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不時謂不合於

時也諱言謂拒諫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

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

省持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

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

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

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

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

成之經始勿亟庶又予來武茲周皆舉合時

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悅也

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

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蓄食之人謬延

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

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曰

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

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頭國家之計乎蓋以為

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劉放曰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象天象也尚書曰欽使男不逋

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
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
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
於公私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所
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
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
詩曰大路南金和玉下和之玉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
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
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

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
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
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
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
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賈誼言役
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馱之求
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
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
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

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至也

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鍤薄之禁後

冶鑄之議鑿刻也音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

之所憂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

曰立我蒸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

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

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

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

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劉放曰

注莫不爾極案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

文不當作非

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

適食之灾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

也山崩川竭皆土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

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

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

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

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

魯君老而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

太子少也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伏

寐永今朝白駒喻賢人也監寐猶寤寐也伏

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

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未飽吞肌

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匪起於板

築之間役夫謂陳涉起蕪也窮匪謂投卮攘

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

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

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

鼎一足焉絨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

也音胡賣反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

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中潛涕下臣東野狂

聞不達六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

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

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

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

是剽輕劍客之徒適晏等十餘人過姓也過

左傳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効使各結

後漢書卷之七

所厚少矣，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三家謂夏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即表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

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勅列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列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為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

散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

尹到職當出脩宮錢直千萬請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

脩宮錢也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

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

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

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

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

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

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

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

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院高望今果已

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

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涅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

嵩討之不剋也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呼之

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

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賊調冀尚可安事付主

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

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

也。上黨冰解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閒，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

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妹孽，州郡不士。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時，而以三仁為輩。論語曰：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

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
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
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謠言謂聽
百姓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為民蠹害者時太尉許馘司
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
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紕邊遠小郡
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
與議郎曹操上書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
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馘濟由

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
陷耽死獄中

李雲傳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
孝廉再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
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
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毫氏為皇
后數月閒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特封后
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是時地數震裂
會安陽侯統弟秉為濟陽侯

後漢書卷之七

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

布上書移副三府露布謂不封之也并曰臣

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民來

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史記曰庶徵曰雨

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庶是與氏古

字通耳春秋漢合孽日女主盛臣制命則地

動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

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下周當

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

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興也

陳項虞田並舜之後

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舉曆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

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

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

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是非西北列將得無

解體列將謂皇甫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

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

神故稱帝帝之言諦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

色○劉放曰注帝之諦言今官位錯亂小人

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

省尺一之板謂詔策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

也見漢官儀也

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劔戟送黃門
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
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
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
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
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
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周昌解見
陳忠傳朱
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劔斷佞臣一人
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
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解
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

後得已事並見前書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
世矣比干以死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
九竅乃剖比干而觀其心事見史記
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韓子曰夫龍之為蟲
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主人主
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亦幾矣太常楊秉洛陽
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
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
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
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
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諱是

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
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
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五諫謂諷諫諫順諫闕諫指諫陷諫也諷諫

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闕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諷也指諫者實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為君也見大戴禮若夫託物

見情因文載言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自戒卜商詩序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

曷其絞託摩上以銜沽成名哉絞直也託正也沽賣之也

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儀禮曰凡自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劉

敬曰注宅在邦者案儀禮文云宅者在邦此誤遂乃露布帝者班檄

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論語

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夫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論語

日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為謗已故說者識其難焉韓非

劉瑜傳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

辯清河太守

謝承書云父祥為清河太守

瑜少好經學尤

善圖讖天文歷筭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

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

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

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

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

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

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

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

回

庸用也

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

之事入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

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

四七二

也諸侯為天子守四方為天之有二十八宿

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

乞子踈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古者天子一娶九女

公羊傳曰諸侯一聘

三女天子一娶

弟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

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

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有六疾六

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未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

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

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

旱為井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詩小雅曰終朝采藍

不盈一簪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怨曠作歌仲尼所錄謂仲尼刪詩編錄也況從

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

毒之氣結成妹嘗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

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

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

乃群輩咨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

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

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禮記月令

日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促以嚴刑威以正法

○劉放曰案文當作正法民無罪而覆人之民有田而覆

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為吏

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宮輒與兵誅討其罪
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
伐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
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
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近習謂親賓
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
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
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
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
注云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

右及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
武致興之道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
之不欲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
人開也平德感祥風矣孝經授神契曰德臣慙慙推
情言不足採慙慙誠懼以觸忤征營懼悸於
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讖以對
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
復悉心以對公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
用拜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

官乃引瑜為侍中。又以侍中尹勲為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勲並被誅。事在武傳。勲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太尉。睦孫頌為司徒。勲為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曰：「自以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列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勲部分眾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敞、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

佐勲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勲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為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傳

謝弼字輔宜，東郡武陽人也。謝承書曰：弼字輔鸞，東郡濮陽人也。

此不同中直方正。方，言中正也。為鄉邑所宗師。

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

大風拔禾，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祲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陰氣所生，龍之類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龍有鱗甲，兵之符也。有蛇龍之孽。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之孽。又熒惑守元，裴回不去，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

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虺，伏蛇，允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伏

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接立聖明，書云：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

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

目以見天下。文帝徙淮南，土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

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

母戎狄遂至交侵。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

與戎翟謀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

為美談。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

恩不忍離於是合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

葬見皇后紀也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

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

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

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尚書舜典曰蒸

安國注云蒸蒸猶進也言舜進於臣又聞

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

卦上六今功臣以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

享天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

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群邪

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

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詩國風曰如

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

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

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矩為太尉許訓為

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無它伎孔安國注云

且乘致寇至也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

災異並加罷黜易曰鼎折足覆餗以喻

不勝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
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宋臣山藪頑闇未達
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
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
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
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
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
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而門生姑吏
贊田鄧不明辟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

也言鄧右臨朝不還政於安帝也梁不損陵慊慊藥杜諷辭
以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識協韻音式侍反武謀允
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色
同方殊事

杜藥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王師道校正

... 庄 ... 五 ...

... 隆 ... 隆 ... 隆 ...

... 隆 ... 隆 ... 隆 ...

... 隆 ... 隆 ... 隆 ...

... 隆 ... 隆 ... 隆 ...

... 隆 ... 隆 ... 隆 ...

... 隆 ... 隆 ... 隆 ...

... 隆 ... 隆 ... 隆 ...

... 隆 ... 隆 ... 隆 ...

... 隆 ... 隆 ... 隆 ...

... 隆 ... 隆 ... 隆 ...

... 隆 ... 隆 ... 隆 ...

... 隆 ... 隆 ... 隆 ...

... 隆 ... 隆 ... 隆 ...

... 隆 ... 隆 ... 隆 ...

... 隆 ... 隆 ... 隆 ...

... 隆 ... 隆 ... 隆 ...

... 隆 ... 隆 ... 隆 ...

